

小說散文集

梅

林

小說散文集

梅 林 著

文化生活出版社

一九五四·上海

小 說 散 文 集

著 者	梅 林
出 版 者	文 化 生 活 出 版 社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玖號 (上海康平路八三號)
印 刷 者	新 華 印 刷 廠 上 海 廠 (上海大連路一三〇號)
總 經 售	新 華 書 店 上 海 發 行 所

書號(17) 類別 文學—小說·散文
字數 131000 字 開本 787×1092 1/32 印張 7 1/4
1954年11月上海第1版——第1次印刷 1—26100 冊

定價 6.800 元

內 容 提 要

本書包括短篇小說、散文二十篇，多數是作者在抗日戰爭時期國民黨統治區裏寫的，有幾篇則寫在人民解放戰爭時期。

小說部分所接觸到的人物，大抵是一些小市民、小公務員、國民黨文氓；作者企圖通過這些人物的生活樣相，揭露國民黨統治下的黑暗罪惡、卑劣無恥，如《嬰》、《陳可爲》、《何慎之》、《取締篇》、《三對夫婦》。

《歸本》和幾篇散文，反映了當時知識分子的一種向前的叫喚，一種鬥爭的要求。

目次

嬰·····	一
陳可爲·····	一九
何慎之·····	四
三對夫婦·····	六
劉偉棠和杜傳之·····	八
失業者·····	一〇
青島童話·····	一三
取締篇·····	一九
敬老會·····	二四
歸本·····	二六

故鄉	一七九
不安	一八三
散步	一八五
告別	一八八
『文人』	一九一
人物	一九五
暴風雨	一九七
憶蕭紅	一九八
這樣美的	二二二
『靈山歌』的境界和品格	二二五
後記	三三三

嬰女

孩子睡着了，寧靜的緊握着他的小拳頭。

他出生纔十六天，小臉孔還是充血的，額門上起着老年人的皺紋。他睡在我的牀前的一張小竹牀上，蓋着由他的母親親手縫的紅印花布的小棉被；而我將小竹牀豎起竹架子，蒙上白紗布。鄉下蚊子多，他雖沒有幸福睡在他的母親的懷裏，他的孤苦的小生命也應該有帳子衛護。

屋外下着雨，以它的細碎的淒戚的低咽滴在芭蕉葉上，彷彿在訴說着人間的不幸。夜晚，四野荒寂，靜對着屋內微顫的菜油燈，我的心起了一種爲我這短促的二十三年生命歷程所不曾經驗過的冷淒的哀傷。非爲我自己，我的淡泊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可以哀傷的；而是爲了這個從戰爭的砲火中出生的被遺棄的嬰兒。

我走近小竹牀，揭開白紗布帳，他寧靜的躺着，緊握着小拳頭。

「睡着了麼？」

從我的肩際飄過來輕微的嗔聲。我知道這是我的房東陳太婆的詢問。我靜靜的點點頭。

「唉，可憐的娃兒。」陳太婆坐在我的竹牀上，並不望我一眼，嘆息着，「要是他的母親在這裏，不是正睡在懷裏麼？」

我無言。說什麼呢？世間的初生的嬰孩大都有親愛的父母疼愛，而他，竟不幸被忍心遺棄，孤苦的睡在小竹牀上。這孤苦的日子將還有多少啊？

「今天去過王農福家裏了，已經說好，他的母牛天天給我們兩瓶奶。」

我看向陳太婆，她的臉上展開安慰的皺紋，但只一瞬間又收斂了。

「不過呢，王農福說，一個月要十五塊錢。」

陳太婆知道我的收入並不豐裕。我在地方醫院服務，每個月不外五十元的薪水吧。這微薄的五十元，在目前給我自己生活還感到困難。前三天我把可憐的嬰兒收留下來，已經開始向醫院預支過下個月的薪水了。現在物價昂貴，單就飛鷹煉乳吧，一罐也必須六塊錢以上。

「十五塊錢就是十五塊錢吧，」我說，「明天就送奶吧。」

於是我交給陳太婆十五塊錢。她暗暗的嘆息了一聲，站起身來，關切的囑咐我說：

「小姐，這幾天你也累壞了，早點睡吧。」

也許我過分脆弱，我又感到了冷悽的哀傷。我怎麼能夠早睡呢？即使我由於過度疲乏暫時閉閉眼睛，一下子孩子又哭了。他是安靜不到一個鐘頭就用原始的哭聲要求餵奶的。而且他弄污溼的布片也必須隨時更換。日間我去醫院服務，陳太婆毫不推辭的替我做了這些繁瑣的事情，夜裏應該是全部我的責任的。

我揭開熱水瓶，將煉乳調和好，灌進奶瓶，裹在白棉絮裏。

屋外的雨繼續下着，以它的細碎的悽戚的低咽滴在芭蕉葉上，彷彿在訴說着人間的不幸。於是我拿出不幸被遺棄的孩子的父母臨走時所寫的信：

地方醫院看護長：

我們以所有懇切的熱誠請求你將我們的孩子收留下。請養育他吧，讓他有機會在這戰爭的時代中生長。

我們並非不疼愛自己的孩子，如所有的父母們一樣疼愛死了自己的孩子的。我們時常想着怎樣把他攬在懷裏，聽他啼哭，聽他笑喊，看他第一次用他的小手拿他所喜歡所驚奇的玩具，而且也一定給他相當的教育，使他成爲一個有用的人。我們連夜裏都這樣想着計劃着的。我們從血液骨肉裏，知道我們疼愛自己的孩子，然而我們終於忍心把他留下給你了，含着眼淚悄悄離開他，走向我們所願意去

的北方。

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但我們也愛我們的工作。我們必須趕快前去。我們愛我們的孩子，但我們的經濟能力不能撫養孩子。這兩者我們所愛的，在艱苦的殘酷的戰爭時代，我們不可能兼顧。

強壯的，年青的，應該去戰鬥，去做真正的抗日工作。稚嫩的，幼小的，應該好好生長。於是我們含着碎心的眼淚離開了我們的孩子。

我們之所以敢於把孩子留交給你，是爲了你這個地方醫院大概不會給他……啊，不會像偽善者的私人醫院暗中給沒有父母的嬰孩以一杯藥水。

我們走了。請養育他吧。我們不敢妄想將來可以有機會和他重逢，把他攬在懷裏，享受那種骨肉的笑哭幸福；只希望萬一他可能長大起來，請告訴他：孩子，你是從日本帝國主義的侵略祖國的殘酷砲火中生長的……

夏，華同上。八月二十九日。

我感到冷悽的哀傷。我自己的生活是沒有什麼可以哀傷的，然而我感到冷悽的哀傷。

二

我服務在市立的地方醫院，院址在鄉下，距離北碚鎮約有六里路的樣子。院內設有「產

『婦房』，這好像是專爲避免空襲危險而且景況貧困的孕婦們而設的。助產費六元，膳宿費每天六角，住院兩星期，大約二十塊錢左右就可以平安的生下一個小孩子。但來生產的孕婦必須臨產前一天纔可以進院。每天每天我看見產婦們的浴血抽搐產痛，也看見她們在完成了人類的莊嚴任務後蒼白的臉上浮起安慰的笑容，抱着嬌聲啼哭的嬰孩走出醫院。

八月中旬，這應該說是前半個月，日本飛機每天成羣地在四川各處轟炸，當空襲過後的一天下午，我們的地方醫院來了一對青年伴侶。男的穿着草綠色的衣服。他有着俊直的鼻子，厚的熱烈的嘴唇，女的是一件褪色的藍布旗袍蒙着膨大的肚子。她的眼睛很大，靈活的閃爍着，但臉色同她的伴侶一樣，憔悴得近乎秋天的樹葉子。他們帶着藍布包袱和一隻『防空袋』。

我們的醫院的醫士兼看護長朱，給孕婦檢查了身體後，冷冷的對她說：

『你的肚子還不到時候，過兩個星期後再來吧。』

她的伴侶慌亂的辯解着：

『不。到了時候的。十個月倒算減去二十八天，今天滿期的。』

看護長朱並不注意他的話，冷冷的臉上毫無表情。於是他再說明着：

『請你……的確到期的了，不會錯的，十個月倒算減去……』

『我檢查過還不知道嗎？你們等兩個星期後再來就是。』

青年的臉起着尷尬的皺紋，彷彿是刀子割的，足有二分深，困難的說：

『我們來這裏等半個多月了，起先住在溫泉廟裏，現在住在鎮上的旅館裏，不能再等的確到期的了，你看，她的脚也腫了。』

看護長朱的冷冷的臉上有一絲笑容。我看得出那是冷笑。她常常會在孕婦的男人自作『內行』的時候，習慣的浮起冷笑。

『脚腫沒有關係，孕婦的脚七個月以後就腫的。沒有錯，你們過了兩個星期再來。』

『她好不好先進院住下呢？』青年說，『她住在旅館裏，很不方便，白天躲警報，跑不動，晚上發作請醫生不容易。鎮上我們不熟，錢也不充裕。住在這院裏比較安全。她的確到期的了。』

看護長朱依然臉孔冷冷的毫無表情，只是用一種『萬難辦到』的枯燥的語調對他說明着：本院沒有這種規則。本院只有十個牀舖，三個看護，如果孕婦們都來住院待產，事實上是絕對不可能的。本院規模這樣小，孕婦非到臨產前一天不能進院的。然後她好像發慈悲似的，從辦公桌的抽屜內拿出一張『入院保證書』交給青年：

『先拿這張保證書去，找個保人，十天後再來檢查吧。』

青年失措了，眼睛困惑的直望着。顯然可以看出，他只是據聞這裏有便宜的地方醫院可以給他的伴侶生產便匆急而來的，醫院的所有規則他是沒有調查清楚的。他顯得很失望、很痛苦，近乎失神的直站在那裏。看護長朱已經走開了，她怕他再有『不合手續』的要求麻煩她。

『我們走吧。』

他的伴侶，那個坐在木椅上的年青的憔悴的孕婦，發出細弱的聲音。於是他勉強的背起藍布包袱和手提的『防空袋』，兩個人默默的走出了醫院，走向通北碚鎮的那條曲折艱難的山路。

我不大同意看護長朱那種專講『手續』的辦事方法，實際上醫院裏的『規則』是可以酌量情形變通辦理的。而且，舖位也有空，昨天纔出院一個產婦，她又何必這樣硬守『規則』呢？難道他們所說的『到期』完全不可靠麼？難道她的檢查是一定準確麼？

果然，僅隔了兩天，那一對青年伴侶又來我們的地方醫院。這一次他們坐着滑竿，孕婦已經發作，弓着肩胛捧肚子作產痛的呻吟。看樣子，這是必須立即將她放在牀上施行助產手術的，然而我們的看護長朱冷冷的問孕婦的伴侶道：

『你們的入院保證書準備好了麼？』

他慘白着臉囁嚅着：

『沒，沒有。』

『這怎麼能入院呢，沒有保證書？』

『這裏我們沒有熟人，找不到保。我自己保她罷。』這是差不多等於哭出來的聲音。

『你怎麼能保她？你是她的先生呀。不合手續。應該住在北碚鎮的人保。』

『媽呵！你，你，快點……』

產婦慘叫着，蜷曲地抽搐在木椅上。青年奔過去，摸着她的背脊，顫抖着聲音：

『呵，呵，貞，你忍耐些，忍耐些。到了這裏醫院就不怕的。貞！』

我不敢聽這種由焦急愛惜痛苦交紐着的男性的顫抖的聲音，我沒有聽過，我沒有這副心腸，我的手發癢，自動走向玻璃櫥替朱預備助產時用的器具，慌急的抽拉繃帶紗布，對朱說：

『產後再補保證書吧，現在已來不及！』

朱無法反對我的意見，她看得出現在她所處的地位：她的助手之一的我已經動手，她再堅持『手續』，那是不近情理的，她只得跟我一致的做了她所應該做的工作。我們把抽搐着的孕婦扶進生產間去。

我沒有時間看那青年的臉色，我只聽見他在房子外邊，鼻子粗重的術術作響，並且渾着阻礙激動呼吸的鼻水。

孩子醒了，堵着小嘴，緊握的小拳頭向腦部兩邊舒伸，於是哭着，要求必須的餵養。我迅速將他所污溼的布片更換，然後拿出裹在白棉絮內的溫熱奶瓶塞進他的小嘴。他飢餓的吮吸着，慢慢的靜下來，而且不到十分鐘又睡着了。

夜相當深沉了，看看手錶已經十二點鐘，雨的細碎低咽似乎從屋外的芭蕉葉上消逝，夜就顯得更深邃，特別是鄉下的夜。這相同靜止了的無際的海洋，我應該安靜的躺在這無聲的海洋上休息，舒鬆我的疲勞了的筋骨。然而我的神志却如同野鹿樣跳躍着，我不能夠睡，我不習慣這等於小母親的生活環境，雖然我所學習的職業是看護。而同時那一對青年伴侶，這不幸的嬰孩的父母，夏民和華貞（願他們平安！）的近乎瘋狂的面影，無比深刻的烙着我的脆弱的心。

在我的執業環境裏，我看見多少父母們疼愛自己的孩子，然而我沒有看見過像夏民，華貞那樣瘋狂的疼愛他們的孩子。這只有老年的夫婦新得獨子時那種少有的，視為世上至寶的，連睡夢中都惶恐驚喜的疼愛，或者可以和他們比擬。然而他們還年青，並非生殖力將絕的老年夫婦，他們如果需要，可以很自然的接二連三得孩子，然而他們疼愛這第一次的孩子

近乎瘋狂。

孩子平安誕生那天起，夏民每天絕早從距離六里路的北碚鎮趕來醫院看護他的伴侶和孩子，深夜時分打着火把回去北碚鎮的下等旅館過幾個鐘頭。每次他來必將他的佈滿汗珠的前額探進『產婦房』的門，急忙的喊着：

『貞，貞！』

於是他不顧被吵醒的同房的其他產婦的討厭，走進房去，揭開他的伴侶的帳子，連聲問：

『你昨夜睡得好麼？孩子睡得好麼？有奶麼？』

接着無休止地詢問着他一夜來所掛慮的一切，他又逗弄嬰孩，無意識的，可笑獨語着：

『嘿，他還睡着哩，滿舒服的樣子哩，在做夢麼，小難民？這是人間呀。你來得不大合時候哩。嘿，嘿，小難民。』

這一定要等我們請他離開產房，或由他的伴侶對他說：『你出去罷。』他這纔掏出一條灰黃的手巾抹抹額門上的汗珠，帶點難爲情的眼光出去。但他看見了房內兩扇沒有玻璃的紙窗前後洞開着，立即慌張的把它關上，並且好像常識很豐富的說道：

『窗門打得這樣開怎麼行呢？大人小孩都會受風的，在月子內受風還了得！產房應該沒有一點風纔是。』

也許他看過鄉下人『做月』時的那種關門閉窗的因襲舊方法，就認為絕對不可變更的真理。我們看他那種自命對產婦的看護常識比別人高明的態度，委實好笑，告訴他：

『只要母子身體保持適當的溫度，開窗門是沒有關係的。一個產房五六個產婦，新鮮空氣對她們不是也很重要麼？你的關窗門禁止空氣流通是不科學的。』

他羞愧的傻笑着，又拿出灰黃的手巾抹拭臉部，但乘人不備他又走進產婦房去，把窗門依舊關上，站在他的伴侶牀前說些在別人聽來毫無意思的話，或者逗着完全不懂事的只能吃奶睡眠的嬰孩。

他曾經要求過要住在醫院內看護他的伴侶和孩子，自然，給看護長朱拒絕了。於是他每天深夜走山路回去北碚鎮，清晨絕早走來醫院。一整天中，他至少被從產婦房『請』出來十多次，自然也乘人不備關窗門十多次。當他被從產婦房『請』出來，他就像失去了靈魂，癡癡的坐在門外醫藥室的長木椅上，或者急速的大踏步來回轉動着，於是又將脚步轉進產婦房。我勸阻他：

『讓她安靜吧，產婦初產後三天是絕對須要安靜的。』

他竟有點生氣起來，顫着嘴唇說：

『我要看護她和孩子呀！連看看都不讓，也許不久，我就會看不見我的孩子的！……』